

觀 察

·元萬壹售份每·

日八十月一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再版

第廿一期



第一卷

專論

論美軍事件

論「神話政治」

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

特稿連載

經濟之改造(二)

紐約通信

晦明初冬

民族受辱案

楊剛

觀察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北平學生示威記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國防前線之阿拉善旗

(甯夏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談 譯

季羨林

尾頁

膠濟西段·負生偶記·
示威的自由·台灣點滴·

撰稿人

王下 伍元 呂有 沈恩 吳裕 李廣 李純 李亞 李田 李青 李裕 李乾 李復 李元 李琳
 王中 王啟 王有 王恩 王裕 王廣 王純 王亞 王田 王青 王裕 王乾 王復 王元 王琳
 王生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王德 王世 王公

撰稿人

本刊一至十二期

合訂本 第一卷 上册 出版

木槽紙封面 · 印紅藍兩色 精裝一巨冊 · 每冊八千元

掛號另加郵資三百五十元
航掛另加郵資二千五百元

(另有合訂本單頁出售，每頁收成本五百元，
平寄免收郵費。)

徵求直接定戶

本刊創刊以來，從未脫期，每逢星期六出版，直接定戶一律於星期五提前付郵。直接定閱，既較零購省事，又較零售經濟。如對本刊感覺滿意，尚希從速即日訂閱。

專門代定全國書報雜誌

· 由自得均 · 定改定退 · 便簡獲手 ·

西風	中德	聯合	蘇聯	文藝	新藝	中學	理論	讀書	上海	中外	讀者	文藝	新華	世界	見聞	文壇	文壇	羣生	時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大海書報社開幕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郵購簡章

(一) 本社為便利外埠讀者起見，特設郵購部，專為代辦各種書報雜誌及各項業務。

(二) 委託代辦各項業務，手續簡便，收費低廉。

(三) 凡欲購書報者，請將書名、書價、郵費、地址等項，函告郵購部，即行辦理。

(四) 委託代辦各項業務，手續簡便，收費低廉。凡欲購書報者，請將書名、書價、郵費、地址等項，函告郵購部，即行辦理。

大海書報社郵售部啟

郵購部：上海山東路一六四號內
電話：二一四號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

每册八百元

訂閱：平寄者先付一萬元，掛號或航空寄者先付一萬五千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周綬章：南京新民報主筆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胡先驥：前中正大學校長
 楊剛：大公報駐美特派員
 季羨林：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主任

論美軍事件

吳世昌

聖誕前夜，在北平所發生的美海軍駐華陸戰隊士兵姦污女生案，引起了全國教育界普遍的憤怒。自北平各大學學生罷課遊行以後，截至屬稿時為止，響應者已有上海、杭州、南昌、南京、天津、成都、武漢、福州、重慶、開封、昆明、廣州各地學生及教員，且在繼續擴大中。這一個案子所以反應如此之深廣，其原因實不單因北平一案，上海美軍之打死洋車夫，塘沽美軍之割死工人，上海美人戮傷三輪車夫，美軍車之時常撞傷行人，以及美軍駐華之撤退無期，美貨傾銷之打倒國貨，中美商約之並不平等，都是構成這次學生示威抗議的原因。

在討論美軍暴行及因此引起的學生運動之前，先須說明中國一般人民對美國的感情。美國對華一向有好感，除八國聯軍一次由別國拖入外，中美從無戰爭或敵對行為。中國學生之在美者，其精神遠較在他國為愉快。美國會指定庚子賠款退給中國為文化教育之用，對中國更有深廣久遠的益處。凡此均為中美傳統友誼之基礎。但美國以前一直是個工商業國家，賺錢是商人的本分，一般人民雖富正義感，但有時亦敵不過資本家的利慾心。中國抗戰初起時，美國軍火商人大量供給日本以殺中國人的武器。中國前線反法西斯的士兵，後方無辜的婦孺，被日軍用美製炸彈炸得血肉狼藉，軍火商人固熟視無睹也。後來索性採取現購自運 (Cash and Carry) 政策，似專為幫日本軍閥的忙，使貧而無船向中國束手挨打。那時若非蘇聯幫忙，其情形殆不堪設想。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半天內日機炸死三千美海軍，三天內擊沉十四美艦，美國才悟中國三年多的抗戰，是在替美國受難與拚命。因此才開始幫中國一點忙，然截至民國三十三年湘桂之役為止，據重慶政府發言人稱，給中國的物資尚不及給歐洲戰場的七十分之一。三十三年以後，始有增加，以迄現在。

美軍對中國人的態度，據我所知，初來時不但有禮貌，而且十分謹慎，這是上面的管理好，也由於當時一般美人對中國最同情。甚至於對咖啡館的女侍，也很有禮貌。從三十四年起，人數突增，流品不齊，管束也鬆弛，常有一些糾紛發生。到三十五年上半年，「吉普女郎」之名大噪，紛紛迭起，美軍之任意調戲污辱中國婦女，至這年五月間而達最高點，重慶市民至以石子圍擊，某要員晚間車經兩路口，親聞後面一車中女子慘呼救命之聲。於是有同年六月九日中美軍憲當局同意發表的協議軍法，其中有一條是：美軍人強姦婦女者死刑。以後情形就改善好多。

勝利以後，中國人因感激美國協同擊敗日本，並奔走調解國共糾紛，親切之感，倍勝於前。對於上述不快事件，早已忘却，也從不記恨。美軍因協助遺俘而留在中國，初亦不無惡感，且一致感激。故去年上海各界舉行「要求美軍撤退週」，響應者不多。但是遺俘工作已大致完成，而美軍之撤退無期，這却不能令人想到中國的主權問題——即使我們承認美軍留華與目前中國的內戰和政局無關。

因此這次因美軍暴行而引起的學生運動，除了抗議暴行，要求道歉，懲兇、賠償、保證以外，全國學生第一次喊出美軍撤出中國的呼聲。也有人要求廢止中美商約和中美航空協定，這雖不是全體的意見，但要求美軍撤退是一致的。這個運動，截至現在為止，中國官方除通令勸止外，尚未有公開指為受中共策動者。平市長何思源對南京中央日報記者稱，他自己年事已長，若在青年，也將參加。滬市長稱，應付此事，決以民主作風。渝黨政軍聯合會議，決定准許學生遊行，各地遊行秩序亦佳。只有聯合社的報道，却拾了舊中國政府的牙慧，說是受中共策動，以侮蔑學生遊行的價值，圖減輕美國內輿論的指摘。

至於這個案件本身，胡適之、傅孟真諸先生指為是法律問題，而非政治或外交問題，因此附和者甚多。此種看法也不能令人同意。如果是美國內軍人污辱華僑女子，或美軍在華強姦美籍女子，或中國軍人強姦中國女子，則是法律問題，今此事由於美軍在非戰時留駐中國，才能發生。美軍留華，至多只能說是政策的政策，試問根據中國或美國那一條法律，美軍可以駐華？政策不能等於法律，美總統的聲明亦不等於法律，這是最明白不過的。如果說美軍駐華係根據條約，則中國人民始終未見政府公布此項條約，因此亦無從知道這批暴行疊出的美軍得駐到何年何月。如確有條約，則已牽涉外交，也已非純粹法律問題。此事既由政策（或外交）所造成，則顯然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其次，認此事為法律問題的胡傅諸先生，也承認學生所提四項要求是對的，且極同情憤慨。只不同意其遊行示威，並勸學生不要由美軍暴行聯想到美軍留華問題。假定這四項要求是對的，則此點即已足夠證明這不是純粹法律問題。因為如果是法律問題，則只要懲兇、賠償已够，任何一國的法律，不會把罪犯處刑以後，還要他及其所屬團體的別人道歉及保證以後再不犯罪。照一般法律的慣例，法庭的判例，也不一定要求一個犯強姦罪者處刑後再賠償。所以既認為要求道歉保證是對的，亦即不可避免的默認這不是純粹的法律問題。何況還同情憤慨！如果一定要斷章取義，認為強姦案本身是法律問題，則一個社會學家也可說這是社會問題，一個心理學家也可說強姦是變態心理學問題，一個醫生也可說這是生理問題，一個宗教家也可說這是道德問題，如果這個美兵討不起老婆，一個經濟學者也可說這是經濟問題。我覺得這樣斷章取義的看

法是不合理的，至於因美軍駐華而發生此案，教人不要聯想到美軍駐華這問題的根源，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美軍駐華問題。我們認為除了戰時，任何一國的軍隊不應駐在別國，否則便有干涉該國內政的嫌疑，以前蘇軍之駐在東北及伊朗北部，英軍之駐在希臘，都有此嫌疑，我們對於美軍，也沒有理由作為例外。任何有自尊心的國家，不應該在平時容許別國軍隊留駐。因此我們也反對一部分蘇軍之延不撤出旅順大連。因為國家的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Sovereignty的原意，是至高無上。平常一國的軍用飛機飛過別國領空，即使只有幾分鐘，該國也要提嚴重抗議，何況數萬軍隊無期的留駐在一國領土之上！如果這是政策，這政策顯然錯誤。如果這是由於條約，這條約顯然是平等而辱國的。所以即使美軍在華相安無事，而國人提出請其撤退的要求，也不能指為「越軌」。我們認為這次學生運動，和去年反對蘇軍在東北延不撤退，同樣正確。連清華大學美籍教授 Winter 都贊同北平學生的運動，聯合社至少不能指 Winter 也是受中共指使罷？

至於中國需要美國的友誼與協助，則為另一問題，與此案無關，不可因此案而引起盲目的反美運動。所幸各地學生遊行，尚無此現象。現在必須弄清楚：第一，敦睦邦交，不必亦不可犧牲一國主權，容許外兵在平時長久留駐。第二，反對美軍駐華，不是反美，更不是不要美國的友誼，正如因反對蘇軍駐東北，也不是如中共所謂反蘇排外一樣。反對美軍駐華只是反對其政府在某一時期的某種政策。一個人尚且可反對其本國政策，何況一國政策及別國主權，被侵略人民豈有不能反對此政策之理？第三，美軍暴行由此政策所引起，為此政策之結果，則二者顯然不能分開。第四，抗議暴行，反對侵害主權，美國公正人士亦必有此同感，故同時仍不可不訴諸理智。萬不可因此損害邦交及友誼。我們不願受人侮辱，自己亦不可侮辱別人。

由此問題而附帶的要說到素不為人注意的一點，即美軍駐華，造成擾亂金融及刺激物價的現象。中國國內歷來只有一種本國的貨幣，（清末雖有墨西哥銀幣，但與本國銀幣同值流通，故無妨害），美軍在華用美鈔現貨，因此有黑市，與黃金互相競漲，直接擾亂金融，刺激物價。政府屢欲遏止美鈔黑市，但既有美軍在用美鈔，即無法遏制。走私貨物，要美鈔現款去買，美貨遠廉於國貨，雖黑市亦獲厚利。上海有許多美國商人，還以美鈔發售貨物。有人到美艦上去購物，有人向美軍私人直接購物，均須美鈔，如此何能禁止其流通，禁止其黑市？所以如欲以金價穩定幣值及物價，必先禁用美鈔，而此事在美軍駐華期內是不可能的。

論「神話政治」

周綬章

評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

人類知識發展的歷程，可以從橫切的觀點，去分爲若干階段，朱若萬（Turpot）與孔德（Comte）分爲神學、玄學、實證科學三級。而黎烈（Woodrige Riley）則分爲神話、幻術、發見、機械論、演化論五級。雖然人類知識的發展，不純是一個直線式的進程，近代思想裏面有神話成分的，古代思想裏面也有科學觀念，然而，比較原始的人類知識，總是偏於神學的，神話的。自十六世紀以後，便很明顯的進展到實證科學，或黎烈所謂的發見、與機械論的階段，生物科學發達以後，演化論的原則支配了一切而離神話時代愈遠。就現代政治來說，無論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或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都至少是在實證科學的階段，政治知識成爲一種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政治領導充滿了科學精神，很少有神話意味。但如我們回顧中國現在的政治情形，特別是就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來說，即可判定還沒有脫離神話時代，仍然是行的「神話政治」。

神話政治的第一個特徵是「偶像政治」，這是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關係而言。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主要的是在樹立偶像，或以自己信仰的對象爲偶像，或乾脆把自己「神化」（Deification）起來，作爲偶像，以控制被統治者。被統治者則照統治者的意旨，盲目的崇拜偶像，要受一種所謂「神力」，或相當於「神力」的人力所支配。無分中外，古代的政治關係都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即至後代，人類知識裏面，其錯誤的來源，仍多由於偶像崇拜，因此，培根（Bacon）在他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一書中，把偶像的性質，綜合起來，分爲四種：一、部族偶像（*Idols of the tribe*），二、巖穴偶像（*Idols of the cave*），三、市場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四、戲場偶像（*Idols of the theatre*），而一予以破斥，以求清明合理的觀念，建立一種新的知識論，奠定了近代實

證科學的基礎。

我說中國目前還在行「神話政治」，就是因爲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都是以偶像崇拜爲中心。先看國民黨，其創始人孫中山先生，本爲一真正的民主巨人，最富於平民意味，襟度宏大，平易可親，爲中國近百年來惟一具有時代風格的大政治家，生前領導國民黨，全賴其遠大的理想，恢宏的器局，以感召羣倫，致力革命，黨內很少獨裁的氣味，絕不想樹立偶像，控制黨員的思想與精神，而黨員對於他，也是出於至誠的欽佩愛戴，不因感受任何壓力而加以崇拜。在他逝世以後，若干國民黨人士，未能善體其志，發揚光大他的平易偉大的民主精神，首先就把孫先生本身神化起來，作爲一個崇拜的偶像，對於他的稱呼規定非稱總理不可，非國民黨員亦必如此，後來索性明令全國一概要稱「國父」，通令全國人民在一切儀式裏面，一定要懸掛他的遺像，並且非行三鞠躬不可。黨旗與國旗一樣，同時懸掛，黨歌改成國歌，並且規定每星期一，大小機關都一定要做紀念週，充分發揮了「以黨治國」的精神。一切尊崇孫先生的禮儀，都是「通令辦理」，都是「強制執行」，老百姓們對於孫先生由衷的感念，反而不易自動的，親切的表現。孫先生如果有知，也未必贊許這種做法，而只有認爲褻損了他的偉大。目前，對於勞苦功過的蔣主席，一般國民黨員，政府官吏，又以同一方式，加在他身上，將來恐怕還會有過之無不及。甚至在國民黨內部，若干派系的領袖，對其自己控制的幹部，亦多半是樹立偶像，以威服人，而下對上也就只有盲目的被迫崇拜而已，不敢作任何理智的批判。這樣一來，孫先生已經成了偶像，又要把蔣主席變成偶像，等而下之，凡上下階層之間，差不多都只有偶像崇拜的關係，造成一座「偶像的金字塔」。現在若干國民黨人士，再三喊出黨內民主的口號，未嘗不是偶像

政治控制下的一種反動。

再說共產黨，其黨內組織較國民黨為嚴，控制下級幹部的力量也比國民黨強，因而在實質上，偶像政治的成分也並不比國民黨少。中共最初成立之際，是以馬克斯（K. Marx）與列甫（Lenin）作偶像來號召，實際上發起人陳獨秀即曾一度成為共產黨人崇拜的偶像，後來被人當作「托匪」，把他趕掉。不過共產黨偶像政治之加強，當然還是在毛澤東氏取得領導權以後，從「二萬五千里長征」起直到現在，毛氏的一言一行，一直被當作天經地義，不能輕易加以批評，尤其從共產黨到了陝北，趕走了張國燾以後，更是絕對的定於一尊，前年共產黨在延安召集了「七大」，更明白規定：「毛澤東路線為中國共產黨最高指導原則」，而毛氏的「論聯合政府」，也就成了中共唯一的經典，目前毛氏在中共區內之偶像化，正如蔣主席之於國民黨一樣。有人說中共「黨性太強，人性太少。」所謂「黨性」，主要的，也就是由於這種富於強制性的偶像崇拜所造成。曾經轟動一時的所謂，「土實味事件」，也可以作為一個旁證。我說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在實質上，都還是行「偶像政治」，絕非誇大之談。

或者有人要問我：「一個政黨不樹立一個共同的精神信仰，怎樣能夠作向心力的結合，以發揮革命力量？」我認爲無論是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政黨，固然都非有一共同的精神信仰不可，然而，這個精神信仰應該只限於一種政治理想，一種立國建黨的政治主義，而且還必須是可以隨時代需要而不斷改進的政治主義，不能如現在國民黨人士之迷信三民主義，共產黨人士之迷信共產主義一樣。更何況是以一個特殊的個人，作為全黨，或全國崇拜的偶像？我始終認爲以個人為中心的偶像政治是反自由主義的，反民主主義的。近代的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之精神上的分別，即在前者是行個人中心的偶像政治，是神話式的政治。而後者則是建築在自由主義上的全民政治，其精神是實證科學的。德國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日本的天皇，都是以偶像崇拜的政治領導，維持他們的獨裁政權。而民主政治的英美兩國均大異其趣。以邱吉爾在第二次大戰中的豐功偉績，因為時代思潮的激盪，還是被英國人民譽之如道，悄然而退。以羅斯福總統的偉大，逝世不過兩年，這一次美國的共和黨國會，就明白表現了反羅斯福的情緒，且將見諸實行。不管對不對，其精神總是反偶像的。再退一步來

說，即使是對於一個偉大人物的信仰崇敬，也還與單純的偶像崇拜不同，前者是理智的，自發的，後者則是盲目的，被動的。（原始人因恐懼而崇拜神靈，現代人的崇拜政治偶像，則多受政治力量的壓迫。）所以，我認爲偶像政治是反科學的，反民主的。

神話政治的第二個特徵，則是「萬能政治」，這是就統治者推行政治的能力來說。統治者自己既已成為偶像崇拜的對象，則必自信具有不可思議的「神力」，自認爲「君權神授」或是「天縱英明」，以爲自己的一言一動，都代表「神意」，都是至高無上的，絕對合理的。無論行政立法，最後總要主宰於自己一身，真正是所謂：「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因此，形成「萬能政治」統治者發號施令，一手獨裁，而一切大小臣工，都不過是奉行「聖旨」的僕役，奴才而已。這種「萬能政治」，統治者自以爲無所不能，結果一無所能，「萬能政治」即是「無能政治」。神話時代的政治情形多半如此。

再回過頭來看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其領袖人物之一切政治行動，都有着充分集權的萬能表現。以國民黨來說，自民國十六年，甯漢分家，北伐完成以後，黨內的情勢逐漸安定，領袖人物遂易於過分操縱政治。其支配的範圍，政治、軍事、甚至文化教育都無所不包，方式則是行「條子政治」，「手諭政治」，以決定一切，改變一切，成爲推動政治惟一的、根本的力量。等而下之，省主席，縣長等亦多以「萬能」姿態來推行政務。

至於共產黨方面也有同樣的表現，中共領袖人物以鐵的紀律，鐵的力量控制了全黨，毛澤東氏不但是政治上的領袖，他的「論文藝問題」，也成了一般文藝作家的最高創作原則，前兩年，訪問延安回來的記者，描寫邊區若干文人的苦悶，是無足爲怪的，以那樣多來路不同，教養不同的文藝作家，要叫他們在一種特定的文藝原則之下，從事創作，當然產生苦悶。其餘關於土地改革，社會政策各方面，一直都是由毛氏全權支配。所以，就國共兩黨的情形看來，都是同樣的表現了「萬能政治」，以領袖人物的意志，來支配一切，決定一切。

近代的獨裁政治即是繼承了神話時代的精神，獨裁者是一個萬能統治者，控制了全部政治。而具有實證科學精神的民主政治，因爲不崇拜偶像

，是全民政治，所以不是萬能政治，而是分工政治，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而一切決定於由全國人民自由意志制定的根本大法——憲法。因為近代以來，文明進步，社會關係複雜，非以科學方式，實行分工合作，本平等結合的原則，不足以有效的改進政治。所以萬能政治是神話式的，落伍了的政治，分工政治才是實證科學的，現代化的政治。

就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上看，都是行的「偶像政治」，「萬能政治」，所以，我說現在中國的政治仍然是反時代的「神話政治」，要提倡自由主義精神，建立民主主義政治，首先，就應該改造這種「神話政治」。我認爲目前中國「神話政治」的改造有賴於三方面的力量：

一、國共兩黨的領袖人物們，及時易轍，認清時代潮流，把握政治動向，自我改造，祛除自己的偶像觀念，萬能思想，把自己的一切平民化，合理化，並激勵兩黨黨員，培養自由主義精神，不作偶像崇拜，不作萬能

信仰。

二、國共兩黨的進步分子，及時覺醒，要愛護領袖，就不必當做偶像崇拜，以貽誤領袖，要愛護黨國，就不必信仰萬能政治，以爲害黨國，各自盡其「匹夫之責」，分工合作，共謀改進。

三、文化界，教育界的自由主義分子，及時努力，多介紹自由主義思想，提倡民主主義精神，以破除一切對於「偶像」「萬能」的迷信，使人人有其獨立自由的思想，能保持其個性的尊嚴，爲一個「頂天立地」的現代公民。

總之，現在是一個實證科學的時代，不是神話時代，應該實行合於科學精神的全民政治，分工政治，澈底改革富於神話意味的偶像政治，萬能政治。在思想與行動上，能有這樣的覺悟與改造，都是正在追求民主的中國人民所必需的。

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

潘光旦

無論做學問，做事，做人，第一個大難關是去蔽。蔽，普通也叫做成見；其實成見一詞不足以盡蔽字所指的種切。大凡一人心理上一切先在的狀態，有如意志與各種情欲，和先入的事物，有如見解、記憶、習慣之類，都足以影響此人對於後來刺激的反應，使失諸過度，或失諸不足，也足以影響他對於後來事物的看法，使不能客觀，使得不到最較近情的事物真相——這些都可以叫做蔽，初不限於見解上的先入爲主的一端。

去蔽的重要，與如何可以去蔽，因此也就成爲思想家，學問家，與德行家的一個先決的大問題。在中國思想史裏，這也確乎是極早便有人提出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類的話便是很好的例證。到儒家成爲一個學派以後，這問題的提出便更頻數，更具體。論語說到孔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說到明與遠的一番道理；都和祛除成見及保持客觀有直接的關係。至於論到周比和同的君子小人之別，雖若比較間接，關係也未嘗不切，因爲，成見的變本加厲，牢不可破，以

至於教人不自知其所持者爲一種成見，往往由於黨偏，由於朋比，由於苟同者多，而不苟同者少。黨偏朋比，事實上就是成見的社會化。所以唯有力求不黨不比的形勢之下，一人纔比較容易發見其成見之所在。反過來，成見被發覺的機會既加多，成見社會化的機會便減少，而黨偏的不健全的社會現象也就比較的不輕易發生了。

大學八目，涉及去蔽問題倒有三月：誠意，正心，修身。誠意一目所說的，事實上等於對一己的力求客觀，不自欺，不掩耳盜鈴，就是不自蔽。正心一目提到身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更顯然的與蔽的問題有關，所謂不得其正，就等於說不能客觀，或好比天秤稱物，不免畸重畸輕之弊。道在今日，我們更直截了當的叫做一時的主體情感之蔽。至修身一目則說得更清楚了：「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辟，就是蔽，唯其有這許多情感的關係，所以蔽，唯其蔽，所以不知。這些蔽也屬於主觀情感的一路，和正心一目所說者同，不過正心項下所指的是一時感於物而發生的情緒狀態，而修身項下所指的是比較持久的感於人的情緒關係，又顯然的很有不同了。修身一目的討論裏，除了去蔽而外，更無別的，足見身之修不修，完全要看蔽之去不去。人我關係從家庭開始，情緒一方面的關係亦以家庭之內為最密切，所以如果能於此早下一些切實的去蔽工夫，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可平，否則一切都落了空。中外古今，不知有過多少哲人說到去蔽的重要，這無疑的是最嚴重的一個說法了。

不過在儒家思想系統裏，在這題目上發揮得最多而又能更進若干步的是荀子。漢以來所傳荀子三十二篇中。第二十一篇是『解蔽』，全文長至三千餘言，大體上可以分做五段。一、汎論蔽之由來與蔽之種類。二、分叙前代君臣因蔽得禍，因不蔽得福的若干例證。三、數說近來（春秋後期與戰國前期）思想派別的各有其蔽，唯有孔子是一個例外。四、論解蔽的方法，這一段是全文精要所在，議論最長，又大致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原則的認識，二是方法的推敲。原則的認識包括三點，一是道的整體性，二是人心的本質應須培養，使始終能維持一個所謂虛、壹、而靜的狀態，三是唯有如此狀態的心纔能見到道之整體，而非道之一偏，纔不至『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方法的推敲也包括兩層，一是治心，二是治學。治心的討論雖長，大旨仍不外大學裏誠意正心兩目所說的一番精神。治學又細分為兩個部門，各有其標準的，一是明理之學，其止境是『聖』，是『盡倫』，二是致用之學，其止境是『王』，是『盡制』；一人不學則己，否則必力求兼賅這兩個部門，凡屬不以此為鵠的或經不起此標準的盤詰的學與術都是偏頗的，都是蔽的產物，且轉而滋長更多的蔽。五、結論，很短，而意義却很深長，因為它專說到一點，就是政治的公開或政治領袖的態度宜明未始不是解蔽的一大條件。解蔽的條件雖多，求諸環境的祇有這一個，其餘每一個人人都得求諸自我，這一層也很值得加以指出。

我們說荀子的討論去蔽或解蔽，要比前人進了若干步。路依然是一條，但較前更更踏實，見到的境界更多。這當然和時代很有關係。荀子生當

戰國的後期，政治、社會、思想的局勢比以前更複雜得多，動亂得多；他自己在篇首就說，『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惑是惑非，惑治惑亂』。所以一樣講到蔽，他所講到的要繁變得多，一樣想應付蔽，他的努力要困難得多。即如說蔽的種類，我們在大學裏所能看到的始終只限於意志與情緒的方面，誠意一目下所間接涉及的蔽可以說是屬於意志的，而正心修身兩目下的蔽則顯然是情緒的，不是一時的情緒狀態，便是比較持久的情緒關係。約言之，大學論蔽，始終沒有脫離人，不是發乎個人的心境，就是發乎人我的關係。到了荀子，我們又發見了兩個足以產生偏蔽的外鑠的境界，一是在時空兩間裏一般的際遇或處境，二是見識或學派所構成的門戶；第二種境界也未嘗不屬於一人的際遇，但比較特殊，並且表面上是完全屬於理智一方面的，至少當事人自以為屬於理智而不涉情感的，是由於是非的判別而不由於好惡的抉擇的；荀子歷數為蔽之端，說『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欲與惡兩端，屬於情感方面，猶仍舊說，可不再論，至若始終、遠近、今古諸端，便屬於所謂際遇的境界，非前人所曾道及的了。博與淺的兩蔽則屬於理智或見識的境界，而是下文歷敘學派之蔽的一個張本，下文說『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勢）而不知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說到解蔽的方法，荀子也有遠到之處。關於道的認識與心的認識，荀子的議論始終是儒家的面目，並不新奇，不過細密的程度却增加了許多；如論心的一段，雖始終不離乎大學所論知止與定、靜、安、慮、得的本旨，但經他反覆申說之後，我們便覺得清楚與可以捉摸得多了。治心的一段討論亦然，但治學的一段則遠到而外，又很有幾分獨到，一曲與大理之分，物物與精道之辨，聖倫與王制之別，雖都有所本，其說法總是新穎可喜，後世所稱內聖外王之學，不妨說就是從荀子開始的。初說到大理大道，好像有些玄虛，其實祇是要我們明白，人生是一個整體，知識、學問、行為，所以輔翼人生與表達人生的，也不得不是一個整體，凡屬整的東西，全的東西，我們不能以一偏來概括；近百年來的社會科學家，凡屬學養較深，見識較廣，而理解力足夠把握的，都作如此看法。有趣的是，遠在二

千多年前，荀子已經看得十分清楚，所以於歷叙學派之蔽後，接着就說，『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俗（欲）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執（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能識（其為一隅）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真是慨乎言之：我們如今評論功利主義、享樂主義、權力主義、自然主義、命運主義……，字眼口氣雖大有不同，精神不完全一樣麼？這種精神，即在目前，既還絕對說不上普通兩個字，如果有人提到，真還有好幾分空谷足音的意趣，在二千多年前，豈不更見得新鮮麼？至於承認政治局面的開明為解蔽的唯一環境條件，特別在篇末提出來，則更是發前人之所未發；政治必須開明而不隱秘，前人是一貫主張的，尤其是儒家的一路，不過把幽隱之政足以養蔽的一層關係特別加以揭發，是荀子的。

荀子而後，一直經過了足足二千年，我們才遇到可以和『解蔽篇』比較的一種文獻，而這文獻還不在中土，而在西洋，那就是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的『羣學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此書出版於一八七三年，其後約三十年，嚴幾道先生把它譯成中文，書名就是『羣學肄言』。嚴先生在譯序及譯文裏會不斷的用到『辟』和『蔽』一類的字樣；在『譯餘贅語』裏，也曾一度提到荀子，引用荀子的『民生有羣……』的幾句話，大概為的是說明他的所以把『社會學』譯成『羣學』，是有所本的；『蔽』字用到了，荀子的作品也參考到了，對於解蔽的篇名與其意義的重要，卻隻字未提，真不能不教人詫異。羣學之難，難在解蔽，羣治之難，也難在解蔽，荀子與斯賓塞爾，雖相去二千餘年，在這見解上可以說完全一致，嚴先生不把這一層標明出來，不能不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掛漏。嚴先生一則在譯序裏說，肄言之作，『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再則在『贅語』裏說，『竊以為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治平根本矣』；所論和我們在上文所說的大致相同，亦於以見嚴先生在譯書之際，未嘗不作一些中西新舊的比較；一樣作比較，又如何會把這一層最自然最現成的比較反而遺忘，實在是出我們意料之外。

斯氏的肄言分十六章，除第一、二、三、五等四章分論社會的需要，社會學成為科學的可能，社會科學的性質，與社會學的客觀的困難而外，其餘沒有一章不和解蔽的題目有關。自第六至第十二章，一連六章，是專論蔽的種類的。第十三至第十五章，是論經由修養與學問的途徑來覓取解蔽的方法的，而相當於我們格、致、誠、正的舊說。第四章總論治社會學的困難和第十六章結論，自都不免部分的提到蔽的問題。十六章中，既有十三章和解蔽的題目有關，我們如果把『羣學肄言』的書名改成『解蔽通論』，決不會冒文不對題的危險。

斯氏論蔽，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部分。甲、主體理智之蔽，其中包括三四個節目：一是僥我或以己度人的傾向（僥我之蔽，意義和僥人論的僥相同，就是用了自我做量斷人物事理的標準；二是以人性為一成不變或易於變動的兩種相反的成見；三是理智能力過於狹窄，不夠籠擄；四是理智能力過於板執，不夠活潑，缺乏彈性；三四兩點也未嘗不可以歸併作一點。乙、主觀情感之蔽，包括各別的情緒與一時的好惡愛憎，包括一般人對軍功的過於欽崇，對政治權威或掌權者的過於迷信與順從等。丙、各種處境或際遇之蔽，這一類蔽的事實上也屬於主觀情感一方面，不過和乙類的有些不同，即患蔽之人不但不知其為蔽，而從而為之設辭（設詞的理論，斯氏本人未加發揮，這是後來意大利社會學家柏瑞篤 Vilfredo Pareto 的重要貢獻，在此姑不深論），即設為『理有固然，勢所必至』之辭，以示其見地之客觀明確。斯氏用了五章的筆墨來分析證明這一路的蔽或成見；一是傳統文教中一部分的矛盾的蔽，斯氏特別提出的矛盾是他所謂友愛的宗教對待着懼恨的宗教，指的是一面有講汎愛的宗教，而一面有國家、階級一類的偶像所培養的懼恨心理；二是種族、國家、鄉土一類的事物所引起的蔽，亦有正負兩方面，正面指的是一味擁護本人所屬的種族鄉國，不論是非曲直，反面是完全抹殺種族鄉國觀念，侈論大同一類的理想；三是治者、被治者、和其它階級分野之蔽，或其反面；四是屬於政治方面的蔽，如政黨間彼此視的蔽，又如人治論與法治論之蔽；五是宗教、神學、宗派之蔽，或反宗教之蔽。這些都用不着甚麼解釋。

斯氏在最後第四部分論到救蔽之道，其中也有兩個節目。一是思想習慣的自力修養，即嚴氏譯文中所稱的『繕性』亦即相當於誠意正心一類的。

工夫，二是廣博的學問基礎的培植，即嚴氏所講『養生』與『述神』兩章，相當於我們格物致知的工夫。這學問的基礎確乎是包羅廣博：抽象的科學，如數學邏輯，所以示事物間關係的存在與其重要；半抽象半具體的科學，如物理化學，所以示事物間關係的因果的跡象；具體的科學，如天文地質，所以示因果關係之連續與複雜；最後生命的科學，如生物心理，則所示之因果關係更進入了而生生不已的境界，和社會最較密邇而不可分離，因此，尤須在廣博的基礎裏佔有重要的地位。

荀子的解蔽論和斯賓塞爾的肆言各是針對時代需要的一番大議論，荀子時代，中國的諸侯異政，百家異說，我們在上文提到過了。十九世紀的西洋也有類似而程度上更嚴重的情形。兩人的學殖修養，雖因時地迥異而大有不齊，却也有相似之處。荀子以祖述孔子自居，在學問則求集成，在思想則主綜合，認為道非一隅，而精道重於物物；斯氏於接受演進化論之後，始終努力於學問的融會貫通，他在這方面的成績就是十六冊的綜合哲學。即嚴氏所稱的會通哲學。兩人所處的時代，所欲應付的問題，兩人在學養上的準備，既都很有幾分相像，於是兩個人的答案也就不謀而很有幾分符合了。地無分中外，時無分今古，人無分東西，人生的一些大道理是可以有如孟子所說的『一揆』的。我們不妨再作一個極簡單的對比，以示一揆之所在：

類大之蔽	部之論總	荀	子	斯賓塞爾
		<p>一曲對待大理，精道對待物物。</p> <p>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如膠於道，而人誘其近。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p> <p>欲爲蔽，惡爲蔽。</p> <p>博爲蔽，淺爲蔽。</p> <p>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p>	<p>埋智力多患狹隘呆板，不能兼容並包</p> <p>全部之優我論或以已度論。</p> <p>一時之情緒狀態</p> <p>先入之見解。</p>	<p>各種處境遭際所形成之成見。</p>

道之蔽治	黨之戶門系宗派黨
<p>學論，治學論，解蔽篇所論之外，並見勸學篇。</p> <p>心論、虛、壹，而靜之治心論，與所謂大清明論。</p>	<p>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由法謂之，道盡政矣。</p> <p>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由勢謂之，道盡便矣。</p> <p>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由天謂之，道盡因矣。</p> <p>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由辭謂之，道盡論矣。</p> <p>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由欲謂之，道盡可矣。</p> <p>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由用謂之，道盡利矣。</p>
<p>學問之廣博基礎之取得，見嚴譯兩篇。</p>	<p>國家，政治，政黨，法治，對待人治之成見。</p> <p>各種文化教育之成見。</p> <p>宗教，神學，宗派，反宗教之成見。</p> <p>思想習慣之自我修養，見『稽性』一篇。</p>

本文是用不着甚麼結論的。荀子的議論，斯賓塞爾的議論，對戰國的後期適用，對十九世紀的西洋適用，對今日的中國與國際大勢，也未嘗不適用；對做人治學適用，對爲政與解決大小政治糾紛，也未嘗不適用，而在目前的局勢之下，可能是更適用。我在一年前，在昆明重寫過一篇短稿，叫『無我則和平統一』，最近在本刊又草登了一篇比較長的稿子，叫『派與匯』（載十五期至十九期），所企求的無非是想尋求一個途徑，一個涉及基本見地的途徑，使支離紛擾的思想的園地，使佈滿着荆棘、壁壘，以至於陣地的政治的局面，多少得一些甯靜的機會。兩稿寫出以後，總覺意有未盡，總覺還沒有探手到問題的底處，最近因講述社會思想史一題，引起了一番解蔽的話，因而聯想到問題的底處就在一個蔽字上，於是才有了這篇稿子。最近有朋友評論我這一路的議論爲書生之見。這評論是不錯的。不過我是一個書生，書生祇能有書生之見。當前許多問題之癥結似乎不在書生之見的錯不錯，而在書生無見，或雖有而不發表，或雖發表而世人根本不以書生爲重，輕輕的用『書生之見』四個字把他給發落了。

經濟之改造

(三)

胡先驥

一 土地政策

中國地大物博，以農立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以務農爲生，故土地政策，實爲全國經濟之命脈；而重農主義，亦爲我國之主要經濟思潮。雖今後我國必須工業化，而工業化之後以農業技術之改進，人民務農之百分數，必須視今日減去三分之一或半數，然農業終爲我國人民之主要職業，而土地政策終能影響我國過半數之人民，故談經濟改造必須從樹立健全之土地制度入手。上古之時，土曠人稀，土地爲社會所公有。私人在一種井田制或類似之授田制下，使用土地。此時期土地政策之特色，即在人人皆有平均使用土地之權，而無一夫不耕之嘆。及至戰國之世，人口大增，政制複雜；授田之制，不能維持，豪強兼并，已不能免。於是土地終歸私有，地主下階級驟興。其時土地集中之情形，至爲可駭。「民多以千畝爲畔，無復限制」。入漢以後，兼井日甚。蕭何「強買民宅數千萬」，張禹「多買田至數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秦揚以田農而甲一州」，武帝且公然置私田於民間至招谷永之極諫。此種類風爲有識之士所痛心，故董仲舒有限田之議，王莽創王田之法。然終以積重難返，議固不行，法亦顛覆。直至五胡亂華之後，殺戮相接，土地多蕪。後魏孝文帝，乃創均給天下人田之制度，蓋「喪亂多年，戶口稀少，計口均給，不虞不給」也。此制一立，北齊北周下逮唐初均斟酌採用。然日久貴族之風又作，雖有禁令，不揀世弊。均田之制，自此而天。至宋時朱勳有田多至三十萬畝，自是言改革者不能均田，但求均稅。舍本逐末，於茲可見。賈似道之收買公田，徒貽笑柄。元季獻出賜田苛虐，明代之投獻頒賜，至使土地集中動感之手。弘治中，徽、興、岐、衡、諸王田多至七千餘頃。「福王封國河南，詔賜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境」。而「畿輔皇莊五，爲地萬二千八百餘頃」。皇室兼井土地至於此極，尤堪駭怪矣。入清則圈地以給旗

兵，而親王貴主亦各給園地自百餘畝至千餘畝不等。其餘官吏莫不以購買土地爲殖產計。至晚清如毅軍將領之爲皖北大地主，張作霖吳俊陞輩之爲東三省大地主，皆其著例。民國以來四川軍閥競買成都平原之田，趙恒惕在湖南買田萬畝，湖南贛人某氏有湖田數萬畝，則今日之大地主也。大地主之外，尚有無數之小地主，各有田數百畝至數千畝不等。此皆達官貴人士豪富商所置之永久產業，因土地集中於地主手中，故各省佃農額佔全部人民百分之二二至六六不等，而每每佔人口百分之一。五之地主佔田畝至百分之四四以上。佃農則佔人口百分之四五，而僅佔有田畝百分之八。九。半佃農亦佔人口百分之三五以上而僅佔田畝百分之二一。五九。自耕農只佔人口百分之七，共佔田畝百分之二五。此種情形在土地兼井最劇之區如廣東如成都平原殆猶甚焉。故以全國言之，百分之八十之人口爲農民，其中之又半數即百分之四十之人口爲農奴式之佃農。終年手胼足胝不能維持一最低之生活水準。全國經濟問題之嚴重，殆未有逾於此者。

由於土地之兼井，尤以由於人口之衆多與耕地之不足，因而產生一更嚴重之土地問題，即每人墾地之面積過小是也。美國人民平均墾地一九。三華畝，阿根廷三三。六華畝，加拿大四〇華畝，中國則僅有二。七七華畝，視波蘭之一〇。二華畝，英領印度之八。一華畝，尚猶不及。總計農民佔地在十畝以下者，幾佔全數百分之四十二，佔地百畝以上者不過全數農民百分之六。六。每人所佔耕地如此之少，使全爲自耕農，亦無法維持一適當之生活水準。所以至此者，由於耕地少而人口多。亦由於我國風俗，一家中之產業，在其父母死後，諸子皆得平均分受，故每戶之田不數代即減少至不能維持生活。自耕農所耕之田畝過少，反不如爲耕有較多田畝之佃農或不能佃田之僱農，蓋其所獲與工資尙較持有不足之耕地之自耕農爲多也。中國共產黨一最無識之事，厥爲將耕地分至極少，農人之擁有數十畝地者便名之爲地主或富農而沒收分割其田畝。此種耕者有其田之制度

，不但不能解決農民之困苦，而徒釀成更嚴重之災害，結果惟有使大部農民荒蕪，與使人人均變為貧農而已。

在今日中國農民尚有一極大痛苦，即稅額之不均。自省而言，江南之田賦「甲於天下」，而四川之田賦特輕，一省之中，稅又不均。過遠不論，在北宋諫官王素即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大理寺丞郭諮亦曾將蔡州一縣之田均賦於民。王安石之方田法即求「驗田色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均定稅數」。其稅額所以不均之故，一由於田之種類不同，有產田、官田、職田、學田、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其所納之租亦輕重不同。而最大之弊則在「田不出稅，稅非在田」，「勢家有田連阡陌而無稅者」。元代亦感於「民之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出而稅存」，而有經理之法。其法與呂惠卿之手實法今日之土地陳報相同，然利未盡見，弊且隨之。在明初，太祖曾以極大力量造成魚鱗冊以正田之經界。然「日久漫漶，買賣推收，虛偽日滋，有實無冊而留虛米者」。其弊有飛詭、隱射、養號、挂虛、過都、受獻、種種方法。於是豪民有田無糧，「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已減強半」。額田減少之弊，固有以使國家租稅收入減少。「然田不出稅，稅非在田」之結果，乃以使貧民負有額外之負擔。此種情形，亘宋、元、明、清，以迄今日，一千餘年猶未能除去。此所以經界乃土地政策之第一要務也。

農民之另一痛苦，則在佃租之過重。在浙東一帶佃戶一年之總收入須以半數還租，其餘半數除農場資本及其他開銷外，尚須供全家全年之生活費。尚有田主收租至六七成者，農民則尤無法担任此重負矣。通常田主與佃農之分配穀產有佃六業四者，有佃業對分者，而大熟之年，甚至有佃四業六者，每年由佃戶邀請業主看禾議租。亦有不問豐歉包繳定額租量者。有納現金者，有納穀者，有重頂輕租者（即佃戶於承種之前預納押租銀若干），有先付預租者，甚至除繳租外，尚須爲田主服勞役者，有除正租外，尚須付管事人以百分之二十之小押租者，有除正租外，尚須付業主以租雞、租鵝、人事、脚米、斛面等額外需索者。又有地主用大斛大秤多取於佃戶者。而中國小地主之剝削佃戶，尤勝於外國之大地主。蓋如孫總理所云：「我們這些小地主，終是孳孳爲利，收起租來，一升一合，一文一毫，都是要計算，都是要刻薄的。」而地主同時又是高利貸者，對於貧病

的佃農，又多一層的剝削。故中國佃農之苦，殆尤甚於外國之農奴。

總觀中國農民之生活狀況，所見中國之土地政策包有四項要政：即限田，均稅，規定農田分割之極限與減租是也。授田之制，窒礙難行，自古已然，不必再論。即土地公有而用集體耕作之法，在蘇俄雖能實行，在中國則不能推行。蓋因蘇俄土地平曠，農奴制改革未久，人民習於在大地主之農場上集體耕作，故能安之。而在中國除東三省與華北平原外，大半爲水田，而在山區，則爲梯田，不宜大規模集體耕作。尤以中國農民習於獨立之小面積耕作，集體耕作，非其所願，特難實行。故今日談土地改革，以限田與勵行耕者有其田爲第一義。斟酌國內外之情形，我國每人所佔用之農田，應以一百華畝爲限。即使再寬，限田亦不可過於二百華畝。以中國生活情形，二頃之家，可稱小康；如在江浙廣東，甚則可稱爲殷富矣。至於限田以外之田如欲收爲公有，有兩種方法。一爲較激烈者，即政府可發行土地公債，以購回逾限之田。一爲較緩和者，即政府不強迫收買逾限之田，而以累進遺產稅之方式，徵收逾限之田畝，至僅逾一或二頃而後已。政府所徵收或以公債徵購逾限之田畝，可以分期還款之法，價實與農民或退伍軍人，惟必以自行耕種爲限，而分給之田畝至少不得在五十畝以下，如是則耕者有其田之目的達矣。若取更急進之辦法，則凡不自耕種之田（自家經營僱人耕種亦可稱爲自耕農），政府盡行徵購以分給農民。如此始能完全做到耕者有其田也。

均稅之重要與限田相等。欲達到均稅之目的，首須經界，經界以測量爲惟一之方法。土地呈報，殊不可靠。航空測量曾經試驗最爲有效，可全國舉行之，再徐徐以三角測量，爲最後之參考。此項工作，固極繁重，但不可免。同時則須普查人口。土地與人口既經詳細調查，則大戶飛糧隱稅等等弊端，皆可杜絕。此外則仍有兩項極繁重之工作，即如何根據各省之經濟狀況，修定各省之稅額，使各省畸輕畸重之稅額，可以調整而劃一之；與如何察勘土壤之肥瘠，水旱之情形，將土田之美惡分爲五等而定稅額之多寡，此必動員多數之土壤學家與農學家精心勘究，非尋常研究地政者所能貿然從事者。

耕地面積過小，則不能維持一適當之生活水準，此習農業經濟者皆能言之。中國以諸子平分家產之習俗，遂使耕地之分割漫無限制，此爲中國

土地政策上一嚴重問題。故須以法律規定土地分割之最小極限，過此則不能再分割，而由長子繼承之土地面積之最小極限不能少過三十畝。此制施行必遭逢極大之阻力，甚或引起社會上嚴重問題。但必以大無畏之精神克服此種困難。如能將此極限提高至五十畝則尤佳。如是則農村有出之家，必至每有一部分子女，不能承襲父母之遺產，此種無產之人，政府應為代謀生活。然荷在國家經濟繁榮之時，此亦非甚難之事。甚至農民不願耕作三十或五十畝小面積之農田，亦未可知。同時政府應以種種方法使小農得以增購農田至限田法最大之限額，必如是方能養成多數小康之農民。

減租之必要，久為談農政者所知。今政府重申實行二五減租之決心，此乃今日之要政。但普遍之二五減租，尚嫌不足，必也規定田租之普遍最高額，再減去其十分之二五，方為平允。而一切附帶之逾額徵收如小租、租雞、租鵝、力役等，概須禁絕。又收租須以實物為根據，庶能視年成而得公平之分配，徵銀包租等陋習，皆須嚴禁。必如是則佃農方有來蘇之望。然減租不過為過渡時代之辦法。若最後能完全做到耕者有其田。則無租可減矣。

晦明初冬

(紐約通信)

楊剛

一

昨天下午過海去看一個朋友。一開門，此人領帶不整，敞着頸子，垂頭喪氣的站在我面前，樣子頗像一個舞台上的落水英雄。嫻嫻的交換了寒暄，他就說：

「坐吧，坐吧，我給你一點酒，喝了酒就好談。」

讀者知道酒是一種什麼東西。非但愛酒的人要喝酒，愛談話的人也是少不了酒的。

喝着喝着，起初當然是亂七八糟，各道近事。忽然不知我一句什麼話打動了他，他瞪眼望了我一下，說：

「我的難題就在這裏。到外國去呢？還是留在家裏打便仗。」接着他就報告他怎樣有很多機會到國外去走，去觀察。但是，他說：

「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問題是美國，硬仗得在美國打。你說我應該出去還是留在這裏呢？」

「應該留下來。」我說。

「唉。美國現在是陰陽怪氣。人們很像覺得小心謹慎比大着胆往前走更好。天知道怎樣好！你沒來時，我在這兒躺着儘想儘想，應該怎樣做。」

頗有羅亭姿態。我心理想，難道美國現在是在屠格涅夫的時代麼？有些人簡直是屠格涅夫創造出來的，有時候他們又像出自契可夫手下。當然，完全的十九世紀末式的俄國智識份子，此地很難產生。美國人的好動性，美國人對技術科學以外的問題之不求甚解，美國人之講效果，追速率，使他們甯願急得變瘋，也不肯優游於屠格涅夫手下。

然而怎樣說也不能不承認美國現在的陰陽怪氣，有類於晦明無時的初冬。

二

大選結束，新國會還未上台。就內政上講，華盛頓前線，除杜魯門總統打了個不小的勝仗以

外，平靜無事。總算是破天荒，他把路易士，煤礦工會的大王，暫時幹下去了。

今年五月間，路易士曾經鬧了一陣。他當時提出要資方出一份工人福利的錢交與工會。為此罷了工，煤礦被政府拿過來管。杜總統把路易士請到白宮去用上賓之禮招待，答應了他的要求，訂了合同。但是煤礦老板不答應。所以這批工廠還在政府手裏管着。

初冬來了，人人要煤。路易士又出來了。煤礦工人要加工資，重開談判。同時宣佈合同無效，工人停止進礦。站在工人方面講，路易士無可厚非。但路易士之為操縱工會的大冒險家是久已週知。煤礦工會有資金四百萬元，但是在罷工時，連工人的伙食費都不管。他把這一大筆錢拿在手裏，做自己在工會及華盛頓的政治活動費，專與民主黨內進步份子和進步工會為難，也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因此，此公鬧事時，無論進步的或反動的報紙都加以攻擊。進步輿論在要求方

面，同情煤礦工人，但於路易士則加以攻擊。加以人人要謀的心理，造成了一般人反對煤礦罷工和恨路易士的感情。政府利用這種羣衆心理，遂以路易士向政府罷工的罪名，勒令復工。路易士違令之後，遂被政府起訴，結果判決罰路易士個人一萬元，而罰他的工會三百五十萬元。目的在使工會破產，因以破壞路易士的威信，使煤礦工人停止擁護他。結果路易士命工人回礦，總統勝利了。

三

這件事對於路易士本身乃至於煤礦工會的影響倒小。路易士自己是典型的美國冒險家。所不同的是人——煤礦工人。他的作風是一方面把工會抓在手上，實行獨裁。凡有與他意見的不同工人，他就把他趕出工會，使那人失業，有時甚至流氓式的害死那人。另一方面常常爲工人提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等等要求，取到工人的歡心。工會的錢因工資的增加而增加，路老板也就資本愈雄厚而想當總統。他贊成工資加，煤價也加。他最讚美美國的資本主義，認爲這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制度。他反對社會主義，尤恨產業組織大會 CIO。

這一次失敗對於他不過是冒險生涯上的一點小波折。根本上煤礦工人對他的信仰和崇拜沒有動搖。他的錢可以保住，他還可以再來。

但是，對於整個工會運動方面却是一個不小的打擊。這可以分幾層來說：

第一，路易士的屈服在公衆的眼中證明了政府的做法是對的，而罷工不論有理無理都是罪惡，是工會的專橫跋扈。美國工會分裂，工人的政治水準極低，不能了解罷工對於罷工者的意義也就是對於自己的意義。所以一個工會罷工，別的工會會員往往就變成了公衆而來罵罷工者。罷工在所謂公衆的眼中，向來就是不吃香的事。這一

次路易士一無所得，就給壓倒了。在公衆的眼中，罷工似乎應該而且可能在法律的制裁之下。

第二，政府勒令工會復工這件事已經是美國工會二十年來的歷史上所沒有的。此地是在二十年代會成立了一條法案，不許政府對工會領袖和集體用勒令的方法來科罪工人。這名叫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這一次杜總統使用勒令對待煤礦工人，正如他在夏季的國會提案要用軍役強迫鐵路工人復工一樣，會激起了產業組織大會和美洲工人聯盟的反對。產業大會會長麥雷因此會號召全國總罷工來抵抗，同時藉此謀全體工人團結。

不料路易士見此情形，生怕因此增高了產業大會的威信，就趕緊退了兵。這樣不但團結不成，反而造成了勒令的先例，使任何工會領袖或團體都有遭受勒令的可能。工會一被拖到這個局面，弄到打官司，過堂的地步，即使不受法律上的懲罰如坐牢罰錢等，罷工也就無法進行了。總統這一次殺雞嚇猴的辦法成了功，工會頸上掛了一重新威脅。今後各工會對於冬季罷工的醞釀都現出了很小心進行的姿態。

第三，最重要的還在這件事對於新國會的鼓舞。以塔夫特爲首的許多新國會議員本來都想上台之後，給工會一個打擊。但不久就放心就幹。自從路易士躺下去了之後，修改華格納保障工會法案取消工會工廠制度的談風非常起勁。華格納法案在羅斯福手上成立。它的要點是罷工合法，工會工廠制度合法，這個工會工廠制度英名叫 *Open Shop*，即所有一工廠的工人都必須隸屬該廠的工會做會員。所有新工人須加入該工會。這是爲了保障工會的團結力和代表性，增加了工會對廠方說話的力量。同時却使廠方大大的不便。南方有三個州已經把這制度取消了。新國會一月上台之後就起討論取消工會工廠制的合法性並不是不可能的。同時也必有其他新勞工法案產生以圖根本上削弱華格納法案所給予工會及工人的保障。

在這種情形之下，工會方面原希望總統還有一點點羅斯福總統能夠出來否決國會的法案。但是總統勒令煤礦工會的做法使這希望幾乎成了零。加以前兩天總統在記者會上又說錯了話。他說總統的戰時法權之所以還沒取消，都是因爲罷工的原故，否則早就沒有了。似乎他的戰時法權都是爲了對付罷工。這句話把總統完全劃入了最保守的勢力方面，工會感覺自己毫無保障。

四

工會與進步派運動有先天的同一的要求，有組織上及教育上的合作。因此對於工會的打擊，實質上就是對於美國進步運動的打擊。

進步派對於這種形勢和今後的趨勢，當然看得很明白。但是怎樣作呢？

就過去一個多月的情形看，誠如我那朋友所說，似乎以爲小心謹慎比大着胆往前走更好。有一個時候，他們爲了想避免被指爲共產黨，考慮今後不談國際問題。對於新國會至今沒有提出他們的希望和要求。對於國會現在甚囂塵上的修改華格納法案之議，至今沒有回答。關於冬季罷工，鋼鐵業已經提出了增加工資的要求，但是罷工的準備還在醞釀之中，遠非去年那種劍及履及的態。這不是說他們已經把罷工的計劃取消了，而是說一切方面他們似乎在等待進攻，然後還擊。

華萊士的新共和週刊似乎將成爲進步運動的主要號筒，這個號筒是否將成爲行動的指示抑仍爲宣傳教育的機關，還待更多的證明。

從上述一切看，美國進步運動似乎是在防守的時期，然而一個多月是極短的時間，或者那些躺在睡椅上儘想儘想的人們，需要這麼一步沉着。

「現在世界最大的問題是美國」，美國是在晦明的初冬。

十二月十五日紐約

民族受辱案

紙包包不住火花 全國一致怒吼

中央對示威遊行 採不干涉政策

此案的前途結果 大家不應放鬆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在美國兵心眼中，中國人猶如一塊殖民地。這一年來，美軍暴行之多，正像燒餅上的芝麻粒一樣，幾乎筆難勝書。可是，慣於在油池邊沿上玩火把的人，却終於使火山爆炸了——一九四六年的耶誕前夕，兩個美國兵在東單球場強姦了一個名門閨秀，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刺激起各大學的遊行，到處流行着一個觸目的口

，却胆大包天地觸犯到了民族，像是對社會的中堅來挑戰。不能忍耐的廣大民衆，本是早已不能忍耐了，而最後的一個對美軍一向「容忍」的階層的尊嚴，至此也被撕破了。

本案真像

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在遊行的一天所發的「舉行真像」是這樣的：

「被強姦的女同學係北大先修班理工組同學（係沈女士拒絕公佈她的名子和地址），現年僅足十八歲，通學生，借宿親戚家中。其曾祖係前清顯宦，其父現任職交通部。她是十一月二十日乘最後一批聯大復員船來北平的。聖誕節晚上她很想家，所以吃過晚飯，即去看平安影院的一民族至上」。但不料走到東單一條胡同附近，即爲二美兵架至東單練兵場施以強污。這中美憲警聯合辦事處獲悉，即至肇事地點

，僅捕到美兵一名，同時將該女同學送到美軍醫院檢查，證明處女膜確實破裂。現該女同學仍就養其親戚家中。」

法律解決

胡適從開了四十天的國大席上回來，像一盆冷水似的，這一個美兵強姦案，就澆到他的頭上了。他在三十日從西苑下了飛機，看着一路上學生寫的標語回來後，立刻發表談話稱：「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美國的通社這週來以一切不正當的心理發布歪曲的消息，企圖挽回白人的面子。中國方面的某些骨鯁不直的當局，過去也曾一度壓迫自己的記者，不許發布新聞，並令通社社的負責人具結。可是紙總是包不住火的。十二月卅日的北平八校學生萬人遊行過後，北大胡校長方梓同，就不得不負起這個責任來，從事於法律的研究與解決了。

「學生應當憤慨，可以開會遊行，但是不可以罷課，因爲今年的開課本來就晚，再一罷課學業太荒廢了。」

一週來以一切不正當的心理發布歪曲的消息，企圖挽回白人的面子。中國方面的某些骨鯁不直的當局，過去也曾一度壓迫自己的記者，不許發布新聞，並令通社社的負責人具結。可是紙總是包不住火的。十二月卅日的北平八校學生萬人遊行過後，北大胡校長方梓同，就不得不負起這個責任來，從事於法律的研究與解決了。

「學生應當憤慨，可以開會遊行，但是不可以罷課，因爲今年的開課本來就晚，再一罷課學業太荒廢了。」

法律解決

胡適從開了四十天的國大席上回來，像一盆冷水似的，這一個美兵強姦案，就澆到他的頭上了。他在三十日從西苑下了飛機，看着一路上學生寫的標語回來後，立刻發表談話稱：「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政府幫助受害者，學校也應盡方法

抗議美軍暴行 北平學生示威記

北大首先怒吼，清華燕京加入 全國學生響應，振奮已死人心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下午，北大紅樓大操場西側的牆壁上公佈了一則驚人的消息：「聖誕前夕八時左右，有大學女生沈某，在平安電影院，看完『民族至上』後，被兩美兵挾至東單練兵場無禮強姦……」。看到了這一種消息，每個北大的同學都咬牙切齒，氣憤萬分，隨即牆壁上貼滿了紅的綠的抗議宣言。他們一致的認為：這是一種獸性的行為，這是新帝國主義者蹂躪中國的深一層的表露，受姦污的不僅是沈小姐一人，而是全中國的婦女，全中國的同胞；如果美軍一天不退出中國，中

國人民的人權與自由便一天沒有保障。他們一致的主張：一、嚴懲兇犯，二、公開審判，三、賠償受害者之損失，四、美軍立即退出中國，五、在美軍未退出前不許再有同樣事件發生。同時，灰樓有女同學的哭聲，有些是憤慨，有些是恐懼，她們說：「我們是來自天南地北的女孩子，沒有親戚，沒有友人，美軍是這樣的暴行，我們是這樣的沒有保障，誰能担保同樣的污辱不會落在我們的頭上？」是這樣，仇恨與反抗積壓着每個年青人的心扉，復員來沉寂的北大要怒吼了。

當天的晚上，無論在四齋，三院，紅樓與灰樓，每個人都拋下了書本，討論着有關抗議工作的事項，有的並發動了簽名行動，寫出了暴風雨前夕的情景。

二十七日是由吶喊到行動的階段。上午十二時，灰樓女同學召開了全體大會，議決了十項抗議的辦法。接着又有新詩、風雨、大衆等十五個壁報社的聯合會議，情緒也一樣的熱烈。但是，有全校決定性的會議卻是下午六時由史學會召集的各界代表大會。這是十二月三十日北平萬餘學生罷課大遊行的序幕。在這裏，成立了一北京大學學生抗

議美軍暴行籌備會，產生了各股的負責人，決定了聯合各大中學於三十日罷課遊行。第二天，常籌備會把議決案公佈時，獲得了全校同學一致的擁護。同時，由於聯絡股的努力，二十八日的下午，清華、燕京全體響應。接着，朝陽、中法、輔仁、師院、鐵院也響應了，在天津的南開、北洋也響應了。這些有力的聲援，給北大同學以更大的興奮，大家靜候着三十日的到來。

可是，傷心得很，這純潔的出自良心的正當行動，不幸遭受了陰謀家的誤解。二十八日早晨，在紅樓與總辦事處的牆

幫助受害人。我們學校的法律系理事人都全部請出來，地方法院亦然，對於受害人能給地多大的幫助，就給地多大的幫助。自然，這一切的內容不到發表時期還是不發表。因為對於一個女孩子的感情有關，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見；自然，受害人願意發表的，那是例外。

為了擴大人證與物證，沈女士向法律顧問會提出了自白書，同時又發現了兩處有傷痕五處。當時因為不願公開，自己因願聲張，官方亦未注意。五日下午三時由市府外事處左女士會同美國軍醫克拉克檢驗，傷痕已確為二處，自白書已寫三千餘字，供法院參考。沈女士表示，如審判時，彼之二監護人楊正清及胡適可陪伴出庭，彼亦願出庭。胡適說：「對於女家，很多的長輩我都是人，我看她亦如後輩，當然要負責的。如果他願意我陪她出庭，我當然願意的。」

前途茫茫

胡適校長指出法律系的教授是全國最有地位的，燕樹棠是刑法的起草者，這個顧問團是不該「敗訴」的。又加之以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紀元氏開了偵查庭，以正式的法律文件，為人民向美軍方提出其一點法律上的證據。這樣，用一句的官方的話，「美軍暴行現不能無罪！」

(一)可是美軍在中國的法律地位太優越了，一九四三年的中美協定中，中國自己沒有為自己想過。所以美方在「法律第一」的原則下，可以無視證據，為白種人保持面子。(看了日本的戰犯審問，中國戰勝國的地位就可知了。)

(二)如果到了僑局之前，那麼前途有二：第一，法律第一，人情第一，只顧要人，不顧法律，太不傷統治階級的尊嚴了。第二，由「人」上求，否則「上」全無了。這即是在全國當局對統治下的各地都用「不干涉示威遊行」的原則來應付的推測：(一)法律的手續力求其嚴密，北大

壁上突然發現了幾張「情報網」，說是這...

那樣的一個地方。『據醫院檢查，處女膜尚未十分...

會講，拒絕參加，而外來學生不允，頓時...

大隊會合後，於二時許由北大出發。隊伍經過大街時，口...

在被美軍玷污過的土地了；他們目擊着祖國土地上的遺蹟，他...

的遊行，現在天津上海都有了響應，牠是不朽的了。同時，這...

徵求通信 本刊通信已改用六號字排。這種辦法實際上就等於增加篇幅。我們希望以後把騰出來的篇幅，或選刊讀者投書，或多登幾篇通信，因此我們歡迎各地讀者踴躍投稿。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看本刊一二三各期的「觀察通信」。如能附寄有關照片，俾得製版連文一併刊載，尤佳。照片製版後即奉還。來稿不用而須退還者，請附貼足退件郵票的信封一個。事後查詢，恕難答覆。一擇刊載，每千字致奉薄酬八千元。

事實是鐵證，到二十九日的下午，什麼都明白了，原來這位受辱的女同學並不是延安派來的，也不是如中央社所說的「似係良家婦女」，而...

但是，又一不幸的事件又異外地發生了。下午六時，抗籌會有一個重要的代表大會，他決定着明天的命脈。當代表們步入會場時，突然發現了百數十個校外的人...

十點鐘左右，抗籌會宣佈：『清華燕京遊行的隊伍已經進城了，請大家趕快準備。於是，空氣突然緊張，大家忙着準備的工作。中飯後，大操場上，五個一軍，十個一軍，擠着，...

大隊再從練兵場出發，經東長安街行至南池子口，因為天色已晚，便分途返校。北大所走的是南長街，他們不知道疲勞，他們重回到大操場時，還用帶嘶的聲音高呼了幾遍：『抗議美軍暴行！』『嚴懲美軍！』『美軍退出中國！』『維護主權獨立！』『取消特務組織！』『民主新中國萬歲！』

最後，讓記者補述兩件事，作為本文的結束。第一，當各校遊行時，我們中華民國的領空上有三架美機追蹤着隊伍飛，以示大美威嚴，這是「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的國家所能容許的麼？第二，三十日上午，北大老教授向達被幾個撕毀標語宣言的不肖青年包圍呼嘯，備受侮辱，神聖學府的尊嚴在那裏呢？

從這件事看來，黨團必須要退出學校，特別是國民黨應該以身作則。在今日，「美軍退出中國」與「黨派退出學校」是多麼不容忽視的兩件事呵！

合訂本 已出版 本刊一至十二期合訂本每冊定價八千元；外加郵費；快遞三百五十元，航快三千七百元。購從速。

當時北平各有關當局也曾有「高明」的言論，有的說：『那位女生自己也太不識相了，晚上還看什麼電影，而且那個地方（東單練兵場）就是...

抗籌會以該校內部...

抗籌會以該校內部...

抗籌會以該校內部...

抗籌會以該校內部...

抗籌會以該校內部...

抗籌會以該校內部...

國防前線之阿拉善旗

本刊特約記者

中國今後命運

一半繫于邊疆

(本刊特約記者) 我們展開寧夏省的地圖，會發現只在黃河兩岸有十幾個縣份，其餘十分之六七以上都是片片沙漠，沙漠幾乎把整個寧夏省掩蓋了。可是這片片沙漠在古代曾經是英雄們角逐的場所，在今天又成了保衛甘、寧、青，尤其是保衛河西走廊的國防前線了。寧夏全省面積九一·六一二方里，而大部則為額濟納旗與阿拉善旗的牧地，前者在該省之西北部以額濟納河(俗稱二里子河)與後者分界，後者則由額濟納河一直東展到賀蘭山西，這兩塊地方平沙廣漠，中間不乏綠洲，因為從漢唐以來

就歷代經營，還不太荒涼，而新綏路通車後，又於二旗內建立了若干站口，若班定陶賴蓋、烏蘭愛爾根、二里子河、馬鞍山都成了交通要點，抗戰之後，益形重要。記者於本年初初曾往馬鞍山，冬初又自蘭州經寧夏省城西去定遠營，在阿拉善旗內走了十幾天，雖然好似走馬觀花，但願把耳目所積，介紹與國人。當此內地高談民主、自由之日，希望大眾把眼光往邊疆移一下。我們還記得，辛亥革命之後，全地人士高談革命，法統內閣制度，議會制度，結果外蒙離析而莫顧，邊疆為軍閥們割據而莫能復，卒造成後日的禍患。智識份子，手無槍桿，固不能有大作為，但宣傳之影響却足以左右一時之人心與視聽

，在今天已經不是空談的時期，中國今後命運，一半繫於邊疆之守衛與開發，邊疆的動盪，應該來認識，也必須去認識。

雖然牛在沙漠並不絕對荒寒

阿拉善是賀蘭山的譯名，(意為駿馬)在寧夏省的中部，賀蘭山西，龍首山北，東北隔黃河和鄂托克旗、烏拉特旗相望，西與額濟納旗毗連，南與甘肅之高台、臨澤、張掖、山丹、永昌、民勤等縣接壤，北臨沙漠通外蒙的三音諾顏。平均在海拔一千尺至一千五百尺，最高處海拔二千尺。面積約五十餘萬方里，占寧夏五分之二，由北緯三十七度至四十二度。氣候屬純大陸性，乾燥

而寒期較長。沙漠約分碎石戈壁與細沙地帶二種，中間散着含有高度鹼性的土壤區，雨量極少，冬季風多，雪不太大，天然植物有鹹草、豬尾巴蒿、黃花草、紫花苜蓿、野首蓿、芨芨草、臭梧桐樹、桑柴(沙漠上生長之灌木，乾燥易燃)，及出名的髮菜，農作物有燕麥、葫蘆、高粱、豌豆、黑豆、大麥、玉蜀黍、蕎麥、馬鈴薯、青稞、大麻、芝麻、菜蔬與甜瓜，此外，尚產藥草。

賀蘭山的西麓是阿拉善旗的農作區，也是人口最密的地方，這兒地勢較高。北部燈口(已改縣治)正臨黃河，為通歸綏的要站。在東部沙漠中，有若干鹽池，吉蘭泰鹽池周圍有六七十里，其餘大大小小的鹽池還有許多。

在這一居住的人主要是和碩特蒙古。和碩特本是厄魯特蒙古的一支，明末，其酋固始汗征服了藏藏，以青海為根據地，向外發展。清初準噶爾與時時進擾，和碩特部酋和羅理戰敗於西套，逃至近邊，最初常在太草灘一帶規掠，康熙二十五年上書清政府求地，清廷詔於寧夏、甘州邊外，以阿拉善山為界，許其住牧，編入四十九旗，給扎薩克印，其孫汪親巴勒巴爾勇敢善戰，從征準噶爾有功，封和碩親王，駐定遠，他們這一部落雖與青海戶魯特蒙古同族，但不隸盟部，成獨立特別旗，現在直隸中央行政院，據羅家倫氏的報告有人口二萬餘，但據該族自報則為八萬人，其間相去太遠。

這一旗的組織，最高為扎薩克，由現任的達理扎雅親王兼任，達理扎雅親王有四十餘歲，久住北平，幼年長於清宮，因此能講一口很好的京話，智識也很豐富，精神而有魄力，其下有協理二員，管旗章京一員，梅林、副林各一員，參領、副參領各二員，佐領八員，書記、職旗校、典簿副官等各一員。

蒙旗是軍政合一的組織，除喇嘛之外，其餘壯丁皆兵，但常備兵不過四百，過去曾有防守司令部的組織，司令係達親王，十年前因為同寧夏省政府發生一回衝突，司令部裁撤。旗的基本組織為巴格，(等於吾人之保)阿拉善旗共有三十六個巴格，每巴格內設有大邊官一人，小邊官若干人，領催若干人，辦理巴格內的一切政務；巴格之上為蘇木，三十六個巴格分隸於八個蘇木，每個蘇木內設有佐領一人，領催若干人。

這一旗的蒙民，知識很低，喇嘛就佔七千三百餘名，他們的

生活和他們的祖先一樣，很少有進步，而且經過層層官吏的剝削，生產不免有剩餘，一代一代地在沙漠邊上苦挨着。在定遠營有城郭，背山面水，周圍有一百四十餘丈，但城內住着的是親王，府第修得修得可觀，還住着寄生階層喇嘛(他們的寺叫延福寺，也很宏大)，及六七十家商人(多數漢人及少數回人)，一般蒙古人只有作交易才進城。

蒙古在歷史上曾以成吉思汗為代表顯赫過一時，但是他們的生活則從未改進，在外蒙二十年來，固然有許多建設，但是那裏沒有自由，人們還未享到幸福，享到內蒙自由空氣雖多些，可是傳有的剝削形態還存在着。阿拉善的地理環境，如果開發得宜，居民會漸得富庶，但是旗當局不願改土歸流，尤其不願寧夏省當局過問他們的事務。抗戰之後，因其接近綏遠，地方形勢重要，中央政府在定遠營設有軍事

直屬中央的旗制

未來問題正多

在這一居住的人

主要是和碩特蒙古。

和碩特本是厄魯特蒙古的一支，明末，其酋固始汗征服了藏藏，以青海為根據地，向外發展。清初準噶爾與時時進擾，和碩特部酋和羅理戰敗於西套，逃至近邊，最初常在太草灘一帶規掠，康熙二十五年上書清政府求地，清廷詔於寧夏、甘州邊外，以阿拉善山為界，許其住牧，編入四十九旗，給扎薩克印，其孫汪親巴勒巴爾勇敢善戰，從征準噶爾有功，封和碩親王，駐定遠，他們這一部落雖與青海戶魯特蒙古同族，但不隸盟部，成獨立特別旗，現在直隸中央行政院，據羅家倫氏的報告有人口二萬餘，但據該族自報則為八萬人，其間相去太遠。

這一旗的組織，最高為扎薩克，由現任的達理扎雅親王兼任，達理扎雅親王有四十餘歲，久住北平，幼年長於清宮，因此能講一口很好的京話，智識也很豐富，精神而有魄力，其下有協理二員，管旗章京一員，梅林、副林各一員，參領、副參領各二員，佐領八員，書記、職旗校、典簿副官等各一員。

蒙旗是軍政合一的組織，除喇嘛之外，其餘壯丁皆兵，但常備兵不過四百，過去曾有防守司令部的組織，司令係達親王，十年前因為同寧夏省政府發生一回衝突，司令部裁撤。旗的基本組織為巴格，(等於吾人之保)阿拉善旗共有三十六個巴格，每巴格內設有大邊官一人，小邊官若干人，領催若干人，辦理巴格內的一切政務；巴格之上為蘇木，三十六個巴格分隸於八個蘇木，每個蘇木內設有佐領一人，領催若干人。

這一旗的蒙民，知識很低，喇嘛就佔七千三百餘名，他們的

專員，對日寇作軍事上的準備。抗戰勝利後，外蒙與這裏的關係，不能不令我們注意，第一，外蒙人民過去因不堪外蒙當局的控制，先後逃來阿拉善與額濟納二地方的人很多，到現在單以阿拉善一旗而論，其中有外蒙逃民一三九萬，七七七人，所有財富為羊四、五九五隻，牛馬駝二百餘匹，這在外蒙方面是不會漠然置之的，其次在東蒙一帶現正流行着分裂運動，無論這種運動其背景為何及蒙民之反應為何，但對於整個國家前途是不利的，蒙古同胞之純樸雖不若哈薩克同胞之浮動易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但是一直到現在政府對他們的生活上還未盡提攜幫助之力，在教育上還未竟開展領導之功，則來目的問題，我們不能不說是相當嚴重。

那大，却正是問題開端的日子，也許各國的政治家從歷史學上得非更乖巧，更聰明，要弄弱小民族，給自已創造鬥爭資本，前阿拉善旗內有許多農田，很有開展的希望，據定遠營的統計。

途真不堪想像。這裏有農田鹽湖，工商業略具雛形。

據定遠營的統計。

阿拉善旗內有許多農田，很有開展的希望，據定遠營的統計。

據定遠營的統計。

羊毛九十萬斤，駝毛八十餘萬斤，羊皮五萬張，牛皮五百餘張，寧夏的羔皮統不若青海之出名，然亦輕。

鹽是阿拉善的主要出產，自滿清以來就很出名，這裏的鹽行銷範圍遠及晉綏，察罕布魯克，和屯，雅布賴，昭化，（即紅鹽池），同湖，大鼓海，角鹿湖，梧桐諸地，均係湖沼鹽，每年三五月間，湖水漸乾，表面結成鹽塊，蒙人僱漢民鹽取，堆積湖畔，以駝、驢運往各處，平均每年產鹽七十餘萬担（每担二百四十老斤），因運輸力不足，年有積存。此外還有煤，薯若干，古龍鄂博，白石頭，玉木關，河拐子，呼魯蘇圖等處，前二者產無煙煤，後三者產煙煤，平均年產無煙煤二百餘萬斤，有煙煤二百五十餘萬斤，供給寧夏省城及他縣燒用。在礦產方面還有白礬，硼砂，金，銀，銅等，尚未開發。

當地的手工業多係漢人經營，定遠營有羊毛毡毯房三十一家，口袋房十四家，每年出產量毯子七八千方尺，毡二千五百條，口袋一千四百條，商業亦均以日用品，食糧，布疋，茶磚，糖，酒，為大宗，從輸出，鹽，毛，皮，等，為大宗，抗戰以前，蒙民的教育非常不發達，入此地，由綏遠，甘肅，陝西，寧夏，山西，綏遠，察罕布魯克，和屯，雅布賴，昭化，（即紅鹽池），同湖，大鼓海，角鹿湖，梧桐諸地，均係湖沼鹽，每年三五月間，湖水漸乾，表面結成鹽塊，蒙人僱漢民鹽取，堆積湖畔，以駝、驢運往各處，平均每年產鹽七十餘萬担（每担二百四十老斤），因運輸力不足，年有積存。此外還有煤，薯若干，古龍鄂博，白石頭，玉木關，河拐子，呼魯蘇圖等處，前二者產無煙煤，後三者產煙煤，平均年產無煙煤二百餘萬斤，有煙煤二百五十餘萬斤，供給寧夏省城及他縣燒用。在礦產方面還有白礬，硼砂，金，銀，銅等，尚未開發。

當地的手工業多係漢人經營，定遠營有羊毛毡毯房三十一家，口袋房十四家，每年出產量毯子七八千方尺，毡二千五百條，口袋一千四百條，商業亦均以日用品，食糧，布疋，茶磚，糖，酒，為大宗，從輸出，鹽，毛，皮，等，為大宗，抗戰以前，蒙民的教育非常不發達，入此地，由綏遠，甘肅，陝西，寧夏，山西，綏遠，察罕布魯克，和屯，雅布賴，昭化，（即紅鹽池），同湖，大鼓海，角鹿湖，梧桐諸地，均係湖沼鹽，每年三五月間，湖水漸乾，表面結成鹽塊，蒙人僱漢民鹽取，堆積湖畔，以駝、驢運往各處，平均每年產鹽七十餘萬担（每担二百四十老斤），因運輸力不足，年有積存。此外還有煤，薯若干，古龍鄂博，白石頭，玉木關，河拐子，呼魯蘇圖等處，前二者產無煙煤，後三者產煙煤，平均年產無煙煤二百餘萬斤，有煙煤二百五十餘萬斤，供給寧夏省城及他縣燒用。在礦產方面還有白礬，硼砂，金，銀，銅等，尚未開發。

當地的手工業多係漢人經營，定遠營有羊毛毡毯房三十一家，口袋房十四家，每年出產量毯子七八千方尺，毡二千五百條，口袋一千四百條，商業亦均以日用品，食糧，布疋，茶磚，糖，酒，為大宗，從輸出，鹽，毛，皮，等，為大宗，抗戰以前，蒙民的教育非常不發達，入此地，由綏遠，甘肅，陝西，寧夏，山西，綏遠，察罕布魯克，和屯，雅布賴，昭化，（即紅鹽池），同湖，大鼓海，角鹿湖，梧桐諸地，均係湖沼鹽，每年三五月間，湖水漸乾，表面結成鹽塊，蒙人僱漢民鹽取，堆積湖畔，以駝、驢運往各處，平均每年產鹽七十餘萬担（每担二百四十老斤），因運輸力不足，年有積存。此外還有煤，薯若干，古龍鄂博，白石頭，玉木關，河拐子，呼魯蘇圖等處，前二者產無煙煤，後三者產煙煤，平均年產無煙煤二百餘萬斤，有煙煤二百五十餘萬斤，供給寧夏省城及他縣燒用。在礦產方面還有白礬，硼砂，金，銀，銅等，尚未開發。

當地的手工業多係漢人經營，定遠營有羊毛毡毯房三十一家，口袋房十四家，每年出產量毯子七八千方尺，毡二千五百條，口袋一千四百條，商業亦均以日用品，食糧，布疋，茶磚，糖，酒，為大宗，從輸出，鹽，毛，皮，等，為大宗，抗戰以前，蒙民的教育非常不發達，入此地，由綏遠，甘肅，陝西，寧夏，山西，綏遠，察罕布魯克，和屯，雅布賴，昭化，（即紅鹽池），同湖，大鼓海，角鹿湖，梧桐諸地，均係湖沼鹽，每年三五月間，湖水漸乾，表面結成鹽塊，蒙人僱漢民鹽取，堆積湖畔，以駝、驢運往各處，平均每年產鹽七十餘萬担（每担二百四十老斤），因運輸力不足，年有積存。此外還有煤，薯若干，古龍鄂博，白石頭，玉木關，河拐子，呼魯蘇圖等處，前二者產無煙煤，後三者產煙煤，平均年產無煙煤二百餘萬斤，有煙煤二百五十餘萬斤，供給寧夏省城及他縣燒用。在礦產方面還有白礬，硼砂，金，銀，銅等，尚未開發。

本社遷移地址

本社以業務日繁，原址不敷應用，自即日起，遷至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辦公，以後各方惠函，請即改寄新址為荷！

觀察週刊社啓



談 譯

季羨林

題目雖然是「談譯」，但並不想在這裏談譯理，說什麼信達雅。只自己十幾年來看了無數的譯，有從古代文字譯出來的，有從近代文字譯出來的，種類很複雜，看了就不免有許多雜感。但因為自己對譯沒有多大興趣，並不想創造一個理論，無論「軟譯」或「硬譯」，也不想寫什麼譯學入門，所以這些雜感終於只是雜感堆在腦子裏。現在偶有所感，想把牠們寫出來。因為沒有適當的標題，就叫做「談譯」。

題目雖然有了，但雜感仍然只是雜。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這些雜感歸納到一個系統裏面去。以下就分兩方面來談。

一、論重譯

世界上的語言非常多，無論誰也不能盡通全世界的語言。運專門研究比較語言學的學者頂多也不過懂幾十種語言。一般人大概只能懂一種，文盲當然又除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非重譯譯不行。

但我們不要忘記，譯只是無可奈何中的一

個補救辦法。安子春秋內篇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橘移到淮北，葉還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學作品，倘若譯成另外一種文字，連葉也不能相似，當然更談不到味了。

譬如說，我們都讀過紅樓夢。我想沒有一個人不驚嘆裏面描繪的細膩和韻味的深遠的。倘若我們現在再來讀英文譯本，無論英文程度多麼好，沒有人會不搖頭的。因為這裏面只是把故事用另外一種文字重述了一遍，至於原文文字裏行間的意味却一點影都沒有了。這就是所謂「其實味不同」。

但在中國却竟有許多人把移到淮化北成枳了。菓子又變味的橘樹再移遠一次。可惜菓子沒有告訴我們，這棵樹又化成什麼。其實我們稍用點幻想力就可以想像到牠會變成多麼離奇古怪的東西。倘我們再讀過中國重譯的書而又把原文拿來校對過的話，那麼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連幻想也用不着了。

十幾年前，當我還在中學裏的時候，當時最流行的是許多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理論的書籍，像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的什麼什麼之類。這些書出現不久，就有人稱之曰天書，因為普通凡人們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我自己當時也對這些書籍感到莫大的狂熱。有很長的時間，幾乎天天都在拚命念這些書。意義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香咒。用鉛筆記出那是主詞，那是動詞，那是副詞，開頭似乎還有徑可循，但愈來愈糊塗，一個長到兩三行充滿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時候，已經如墜入在五里霧中，再也難掙扎出來了。因而就失眠過幾次。譯者雖然再三聲明，希望讀者硬着頭皮看下去，據說裏面還有好東西，但我甯願空看一次寶山，再沒有勇氣進去了。而且我還懷疑譯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個超人。這些天書為什麼這樣難明白呢？原因很簡單，這些書，無論譯者寫明白不寫明白，反正都是從日文譯出來的，而日本譯者對俄文原文也似乎沒有看懂。

寫到這裏，也許有人抗議，認為我是無的放矢；因為這樣的書究竟不多，在書店我們只找到很少幾本書是寫明重譯的。其餘大多數的譯本，無論從希臘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國很少有人會的文字譯出來的，都只寫原著者和譯者的名字。為什麼我竟會說中國有許多人在重譯呢？這原因很複雜。我以前認識一個人，我確切知道他一個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作品却是汗牛又充棟。諸位只要去問一問這位專家，就保險可以探得其中的奧秘了。

像這樣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我現在只再舉一個例子。一位上海的大學者，以譯俄國社會科學的書籍出了大名，他對無論誰都說他是從俄文原文直接譯出來的。但認識他的人却說，他把俄文原本擺在書桌上，抽屜裏面却放了日譯本。這樣他工作的時候當然是低頭的時候多而抬頭的

時候少，也許根本就不抬頭。倘若有人訪他，却只看到桌上擺的俄文原本而震驚於這位大學者的語言天才了。

我們現在並不想拆穿這些大學者們的真相，這種人也有權利生活的。我們只是反對一切的重譯本，無論寫明的也好，不寫明的也好。把原文擺在桌子上把日譯本放在抽屜裏，我們也仍然是反對。科學和哲學的著作不得已時當然可以重譯，但文藝作品則萬萬不能。也許有人要說，我們在中國普通只能學到英文或日文，從英文或日文轉譯，也未始不是一個辦法。是的，這是一個辦法，我承認。但這只是一個懶人的辦法。倘若對一個外國的詩人戲劇家或小說家真有興趣的話，就應該有勇氣去學他那一國的語言。倘若連這一點勇氣都沒有，就應該自己知趣走開，到應該去的地方去。不要在這裏越俎代謀，魚目混珠。我們只要有勇氣的人！

二、著者和譯者

著者和譯者究竟誰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當然是著者。所以在歐洲有許多譯本封面上只寫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只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費許多力量纔能發現。在雜誌上題目的下面往往也只看到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寫在文章的後面，讀者念完文章纔能看見。他們的意思也不過表示譯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

在中國却又不然。我看到過很多的書，封面上只印著譯者的姓名，兩個或三個大金字佔據地位在那裏，這幾個字的光輝也許太大了，著者的姓名只好逃到書裏面一個角落裏去躲藏。在雜誌的封面上或裏面的目錄有時我們只能找到譯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面也只印著譯者的姓名，著者就只能在本文後面一個括弧裏找到一點安身立命的地方。從心理上來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譯者就害怕讀者只注意著者的姓名。但沒有勇氣押著者一筆抹煞，好在文章既然到了他

手裏，原著者已經沒有權利說話，只好任他處置，也就毫不客氣把著者拚命往陰影裏擠了。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能猜想到，變態心理學家一定在他們的書裏替這些人保留一塊很大的地盤的。

我還看到幾個比較客氣一點的譯者，他們居然肯讓著者的姓名同他們自己的列在一塊。但也總覺得心有所不甘，於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號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號字，讓讀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頗顯明。我立刻想到德國大選時希特勒的作風。現在被謔為希魔的德國獨裁者當時正興高彩烈，在各個城市裏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放大的選舉票的式樣。上面寫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爾、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面印了兩個圈，一個很大，一個很小，像是太陽和地球。年紀大一點的或眼睛近視的無論如何也不會看到那小圈。這當然有牠的作用，因為贊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小圈裏畫一個記號，小圈却是為反對他的人預備的。結果希特勒果然成了功，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國人都選舉了他。他總懷疑有些人根本沒看到那小圈，既然每個人都必須畫一個記號，他們只好拿起筆來向大圈裏一抹了。我們中國這些客氣的譯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這真可以說是東西映輝，各有千秋。至於他們究竟像不像希特勒那樣成功呢？這我可就有點兒說不上來了。

我前面說過，有的譯者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煞。但這裏正像別處也並不缺少有勇氣的人。有一位姓丁雙名福保的大學者「著」了一部幾十冊厚的佛學字典。我們一看就知道這裏面有問題，因為這種工作需要多年的搜集和研究。我們從來沒聽說中國有這樣一位專家，現在却憑空掉出了這樣一部大著，不由人不懷疑。書的序裏提到日本織田得能的佛敎大詞典，我們拿來一對，纔知道原來就是這部書的譯譯。但丁先生却絕對否認是「譯」，只承認是「著」，因為他添了些新

東西進去。我又有點糊塗起來。譯一部幾百萬字的大著只要增加十個字八個字的新材料就可以把這部書據為己有，恐怕世界上每個人都要來譯書了。但丁先生的大「著」並非毫無可取，裏面插入許多丁先生的玉照，例如研究生理時代之丁福保，研究醫學時代之丁福保，也頗琳瑯滿目。丁先生的尊容也還過得去，雖然比晚華博士還差一籌。但我終於恍然大悟。以前有的人想把自己的玉照登在報紙上，但苦於沒有機會，只好給兜安氏大藥房寫信，當然附上玉照，信裏說吃了某某藥，自己的某某病已經好了，特此致謝。於是隔了不久，自己的尊容就可以同名人一樣出現在報紙上，雖然地方不大對，也顧不了那樣許多了。現在丁先生又發明了一個方法，使以後想出名的人再也不必冒充自己有梅毒或癩君子寫信給大藥房了。真是功德莫大。我們能不佩服丁先生的發明能力麼？

另外還有一位更有勇氣的人，當然也是一位學者。他譯了幾篇日本人著的關於鮮卑和匈奴的論文，寫上自己的名字發表了。後來有人查出原文來去信實問，他纔聲明因時間倉卒把譯者的名字忘掉了。這當然理由充足，因為倘若在別人和自己的名字中間非忘掉一個不行的話，當然會忘掉別人的，誰不愛自己的名字呢？

我上面只是隨便舉出兩個例子。像這樣的有勇氣的人，在我們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後的春筍還要多。只是在我們國內要這一套，關係還不太大，因為好多人都是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但偶爾讓外國學者知道了，就不免替我們丟人。我上面說的丁福保的字典一位德國漢學家現在劍橋大學任教授的就同日文原文對照過，他把結果告訴了我，弄得我面紅耳赤半天說不上話來。在外國這是法律問題。倘若一個人在自己的博士論文裏偷了人家的東西而不聲明，以後發現了，立刻取消博士頭銜，我希望中國的法律也會來制裁這一羣英雄！



膠濟西段

劉德生

心多張逃部批員形役。下月市轉台張顯遠的一段車。的月店，士彈還勢，據的七，運大店得望原次幾。

未：於維倫扶變，非天迄自余世發一。今使情持半朝真下今愛荷朝，一齊日寇寇宗，廷夢之歲，兩政宋

負生偶記

(四十)

終，習，生全長邊半畫。之末荀曰，威？羞無無書憶不有無天未關一說者無：豈后一耶

上貨負，肉一堂榮習反的。想力一，算過十甚處。乎動，兵淄。仍，差軍人洞，的間運道。力而差即的計困隔張佔控未守的

由自的威示

應學以無，可在應生行好生。有示軌祇以是付以動。遊的的威外要說國能重井年行道

毫公，不尺着十擺壓已木觀廠東疲一在日。所真些段麼不得。它人年能箱運底件過機到這出，廠有站很筆只驕

人公是後元。無氣立下新居了。知用，地月右左所歸這軍十場選濼

應學以無，可在應生行好生。有示軌祇以是付以動。遊的的威外要說國能重井年行道

。沒站，只象，過。的止截荷還後報個効，工。每的萬，。亂一。當有被即要，未一。新，手帳有，酬月力畫人去天還多整。不世寧

如，更命行一。毛下改令政年。令後，長，台。朝改，已官發灣。令過關達公布人說

馬司 滴點灣台。時間主污決人顯說者。却席了，物問他投。沈去滋也，。是書一

下都，滯雄不家。銷而分。的次近，征役方。情來稀滿處區。十二月市多，厚下，只的用幣市。負，百平調也完。形的奇敵情的

夕次辦千，令。一，公餘短凡日。矣此時件短六本。可。年餘統。謂在夏中件台。一三令發而灣。法天時布台五。令內間的灣十

。到主而位顧古式到。台，席且沈問灣的台觀。北蔣在不願曾政人費。來上台來問因局物的通。去，達既污的這顧。台沈。不而幕一問及。南顧蔣資槍後位，讀